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草原狮王 生死恋

CAOYUANSHIWANGSHENGSI LIAN

动物传奇 危情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草原狮王 生死恋

CAOYUANSHIWANGSHENGSI LIAN

动物传奇  危情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原狮王生死恋：危情卷 /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2

(动物传奇)

ISBN 978-7-5500-1157-1

I. ①草… II. ①微… III.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438号

草原狮王生死恋：危情卷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周天明 陈永林
书籍设计	彭 威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0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57-1
定 价	17.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27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mulu

藏獒渡魂	沈石溪 / 1	金盆洗手	吴清盈 / 49
残狼灰满	沈石溪 / 4	狼和狈的故事	杨 绛 / 52
传奇“皇后”蓓卡	张晶晶 / 7	自 杀	金 波 / 55
破碎的狼王梦	小 深 / 10	鸟人鹿三	赵明宇 / 58
狮子吃大象	汪世祯 / 15	猎 豹	申 平 / 61
复仇的母豹	李润生 / 17	同归于尽	老 三 / 63
草原狮王生死恋	景 瓶 / 20	谁说鳄鱼不流泪	麦兜兜 / 67
老猴赫尼	沈石溪 / 23	与狼对视	刘 卫 / 70
雌狮吉布	张爱国 / 26	苏和的白马	刘国星 / 72
瘦獾的爱情	新鲜旧情人 / 29	绝 唱	宗利华 / 75
最后一只豹子	曹文轩 / 31	猴 头	尹全生 / 77
生死义豺情	邹殿伟 / 34	莎 莎	墨 凝 / 80
撤换哨猴	沈石溪 / 37	剽 牛	沈石溪 / 83
骆驼泪	吴旭涛 / 41	狼 拐	谢耀德 / 86
闯一刀杀牛	闵凡利 / 43	山崖上的鹰	宋传恩 / 89
哈比之死	张晶晶 / 46	不屈的魔鬼鲨	卢 雄 / 92

红 豺	沈石溪 / 95	胜 利	陈力娇 / 124
刀刃上的狼舌	许 仙 / 97	黑 豹	刘国星 / 127
叫板天敌	尹全生 / 100	爱情在流浪	王春丽 / 130
麝香猫	陈 敏 / 102	打 鸟	刘 林 / 133
盗猎者	闫建军 / 105	麋鹿安亚尔	张爱国 / 136
暴风雪中的马群	许廷旺 / 109	最后一只树虎	陈永林 / 138
一只猴子的春天	罗榕华 / 111	狗的悲剧	陈永林 / 142
鸽 王	张国平 / 115	狗点点	常聪慧 / 144
蓝大胆的冬天	安 北 / 118	狼	黑 塞 / 147
大树的天堂	马 宁 / 121	雪狼斯巴鲁	陈 俊 / 151

藏獒渡魂

沈石溪

我的藏族向导强巴从山寨牵来一条藏獒，用细铁链拴在帐篷的木桩上。它高大威猛，足有小牛犊那般大。“它叫曼晃，是条渡了几次魂都失败的野魂犬，曾咬死过三只羊羔。”强巴不无忧虑地说，“但愿它不会给你捅娄子、惹麻烦。”

我听说过藏族地区关于藏獒渡魂的习俗。传说藏獒是天上的一位战神，因噬杀成性触犯天条而被贬到人间，所以藏獒性情暴戾残忍，身上有一股浓重的杀气，必须在它出生满49天时，将其与一只还在吃奶的羊羔同栏圈养。49天大的藏獒正是生理和心理发育成熟的时段，让这个时期的藏獒与羊羔共同生活，目的就是要减弱它的杀气。这就是所谓的藏獒渡魂。

在当地，渡魂成功的藏獒身价极高，牙口一岁的家魂犬，可卖到五千元。而渡魂失败的藏獒，就只能被当作废品处理。品相再上乘的野魂犬也卖不出价，随便给几十元，主人就会让你牵走。

这天早晨，我带着曼晃前往日曲卡山麓，在悬崖峭壁间寻找金雕窝巢。突然，我左侧山岩上传来咩咩的羊叫声，叫得凄凉恐惧。一只红崖羊，正勾紧脖子摆出一副角斗士的姿势，神态异常紧张。巉岩前有一只灰白相间的雪豹，正张牙舞爪地跃跃欲扑。

红崖羊最大的本领就是在绝壁上行走如飞，以躲避各种喜食羊肉动物的敌害。眼下这只红崖羊为什么见到雪豹不赶紧逃命，反而还要摆开角斗的架势？跟在我身后的曼晃也兴奋地吠叫着，杀气腾腾地扑蹿上去。

红崖羊浑身打战，羊眼恐惧得几乎要暴突出来，但它却仍伫立在巉岩上。这时候，红崖羊背后石缝间的狗尾巴草里，腾地竖起一个毛茸茸的橘黄色的东西。我定睛一看，是只小羊羔的脑袋。小羊羔身上还湿漉漉的，羊眼眯成一条缝，抖抖索索地站立起来，又站不稳，才站了几秒钟就啪地摔倒下去，隐没在那丛狗尾巴草里。原来这是只刚刚完成分娩的母羊！这只母崖羊很不幸，在刚刚分娩后最脆弱的时候，被饥饿的雪豹盯上了。地形对母崖羊有利，不然它连同刚出世的羊羔早就命丧豹口了。曼晃与雪豹在巉岩前相遇了。

曼晃猛烈咆哮，须毛恣张，像只发怒的狮子。雪豹当然也不甘示弱，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地吼叫。藏獒与雪豹都想把对方吓走，自己独霸美味佳肴。

一般来说，两只藏獒才能制伏一只雪豹，倘若一对一较量，藏獒很难与豹抗衡。两个回合下来，曼晃的脸都快要被豹爪撕烂了，背脊也被豹牙咬得鲜血淋漓。雪豹嘴角塞满狗毛，攻势越来越猛烈。曼晃不得不跳出格斗圈，以躲避雪豹凌厉的攻击，雪豹却衔尾追击。

雪豹在后面追了几步，便停了下来，朝曼晃背影吼了几嗓子，倏地一个转身，突然蹿高，跳上蛤蟆状巉岩。它起跳的位置十分理想，刚好是在母崖羊的侧面。眼瞅着就要发起致命的攻击了，突然，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曼晃仿佛吃了豹子胆似的，跟在雪豹屁股后面也蹿上巉岩

草原 狮王生死恋

CACNYUANSHI WANGSHI SHI HETIGSILJIAN

去，趁雪豹来不及转身之际，竟然在雪豹屁股上咬了一口。

雪豹勃然大怒，不得不回转身来对付曼晃，雪豹与藏獒又在巉岩上展开激战。

雪豹频频攻击，迫使曼晃退却，曼晃退到巉岩边，再退两三步的话就有可能坠下巉岩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从雪豹背后闪出一条红色的身影，就像刮起一股炫目的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那团红色已撞到雪豹身上。雪豹惊吼一声，不由自主地向悬崖边缘冲去。这时我才看清楚，原来是母崖羊用短短的犄角撞击雪豹的胯部。雪豹两只后爪本来就处在悬空状态，只勉强可支立在巉岩边缘线上。

母崖羊突然停止了退却，发出一声石破天惊的咩叫，四肢弯曲，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蹿跳。母崖羊驮着雪豹，身体蹿出巉岩半米多远。一刹那，母崖羊与雪豹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像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十几秒后，悬崖下传来物体砸地的声响。

这时，藏獒曼晃挣扎着从边缘线爬上了巉岩。它狗毛凌乱，狗脸上写满劫后余生的惊恐。它站在悬崖边，朝着深渊吠叫。它的声音嘶哑破碎，就像一只变调的破喇叭。

母崖羊与雪豹同归于尽，对曼晃来说，既除去了竞争对手，又扫除了狩猎障碍，当然是得了渔翁之利。

我气喘吁吁地扑上巉岩，走近草丛，拨开草叶探头望去，一个让我深感意外惊讶万分又终身难忘的镜头映入眼帘：小羊羔已抖抖索索地站立起来，秀气的羊眼半睁半闭。

曼晃侧卧在小羊羔身旁，用长长的狗舌舔着小羊羔身上湿漉漉的胎液。我仔细看曼晃的脸，表情温柔，眼睛里充满母性的光辉，仿佛是在舔吻它亲生的小藏獒。

这以后，曼晃好像变了一条狗，它的眼光变得温婉柔和，并习惯了摇尾巴。每当我或强巴给小羊羔喂牛奶时，它就会特别起劲地摇尾巴，那条本来就油光水滑的尾巴摇得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闲暇时，它喜欢待在小羊羔身旁，就像母亲一样，舔吻小羊羔的皮毛，深情地欣赏小羊羔在它面前欢蹦乱跳。它在保持藏獒骁勇善战性格的同时，也多了一种家犬才有的顺从和沉稳。在野外，有时遭遇黑熊或野狼，只要我一声吆喝，它就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撕咬。但若遇到过路的陌生人，或遇到放牧的羊群，我轻喝一声：“止！”它马上就会停止吠叫，乖乖地退回到我身边。

“现在要是让它做牧羊犬，牧羊人可以天天在家睡大觉。”强巴说，“它已经是条渡过魂的藏獒了，哦，可以用它换两头牦牛啦。”

我知道，是那只勇敢的母崖羊，用它缠绵而又坚强的母爱，重新塑造了曼晃的灵魂。

残狼灰满

沈石溪

灰满侧卧在浅浅的雪坑里，举起身体右侧那条后腿，在空中蹬了蹬。膝盖下那截两寸长的脚爪就像被风折断的芦苇穗一样，左右

草原 狮王生死恋

©ACONYUANSHIYONGANFESHIHEIJIJISILIAN

晃荡了两下，滴下一串血粒，火烧般地疼。它绝望地长嗥了一声。假如仅仅被臭野猪咬裂了腿骨，它还有希望重新接好。但现在它的脚爪不是一般性的折裂，而是彻底断了。恼火的是，灰满本来就是一匹三只脚的跛狼！

那是一年前一个秋天的早晨，狼群遭到猎人和猎狗的围捕。灰满正逃着，突然背后传来轰的一声巨响，它顿时觉得右前肢一阵发麻。

猎狗快踩着狼尾巴了，它逃命心切，顾不上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头钻进了密匝匝的灌木丛。

摆脱猎狗的纠缠后，它低头一看，猎枪里射出来的滚烫的铅弹把它右前腿下那截两寸长的脚爪削掉了。身上少了点东西，它当然有点懊丧，却并没有消沉，三只脚的狼在狼群中并不罕见。刚受伤的几天里它走路还有点跛，等到伤口脱痂疼痛消退，也就慢慢习惯了，行走奔跑几乎和受伤前同样平稳利索。半年后，老狼酋波波老眼昏花掉进猎人的陷阱被竹签子扎死了，灰满凭着三只脚战胜了竞争对手肉陀，荣升为狼酋。

可是现在又断了一只脚爪，而且都断在身体右侧的两条腿上，灰满明白，它是真正残废了。现在，这狼酋高位非肉陀莫属了，它也被赶出了狼群。

这天，同臭野猪搏斗了一番后，灰满躺在浅雪坑里，一动不动。伤口还在流血，它可以爬到山洼去寻找能止血疗伤的草根，但它不愿白费这点力气。

即使伤口养好了，也难逃一死。

突然，通往山外的牛毛小路上传来一阵声响，灰满认出原来是名叫黄鼬的小母狼。灰满扬起右侧的两条残肢，猛力朝黄鼬踢蹬。黄鼬被蹬得翻了个驴打滚，奇怪的是，它不仅不恼，那双忧愁的狼

眼反倒欣喜地亮闪着。没等灰满把两条残肢收缩回去，它就嗖的一声蹿过来，将矮小的身体钻进它的两条残肢下，倏地站立起来。

灰满身不由己，也被拉扯着站立起来。刹那间，一阵狂喜像电流般传遍灰满全身，它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平平稳稳地站立起来了！

黄鼬在它身体底下噢地发出一声欢叫。它现在懂了，黄鼬之所以一个劲地趴卧在它右侧，踢也踢不走，就是想让它跨在它的背上平稳地站立起来。

练习两匹狼头并头、身贴身、六条腿协调一致地走路，比想象的还要艰难一百倍。为此，它和黄鼬吃尽了苦头。

经过夏秋两季的努力，灰满和黄鼬双体并行已演练得十分娴熟。在平地上，灰满只需将两根残肢轻轻勾在黄鼬身上，便可六条腿错落有致地疾行。攀登悬崖峭壁，它一口叼住黄鼬的颈皮，两个身体便紧紧贴合在一起。走羊肠小道，路面过于狭窄时，它索性整个身体骑在黄鼬背上，稳当得就像一流骑手骑在一匹听话的马身上。钻灌木丛时，它腾出前爪扒开拦路的葛藤荆棘，比独狼单行还要利索些。

灰满和黄鼬回到了狼群，生活继续，直到有一天它们遭遇了一头豹子。那是一只老豹子，它咬中了肉陀背上那只像瘤牛一样高耸的肩峰，眨眼间肉陀肩胛被剖开了，露出白的狼肉、红的狼血。

肉陀在豹腹下发出声沉闷的惨嗥，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才从豹嘴脱身，滚下坡去。

肉陀一直滚到坡底，怔怔地望着老豹子，表情沮丧绝望。突然，它长长地哀号一声，转身发疯般地向荒野奔去。它那昔日高耸的肩胛，像被风撕破的叶片，在背上飘零。

群狼无首，乱成一团。千钧一发的关头，灰满威严地长嗥一

声，那气势那风度那临危不惧的神态立刻把惊慌失措的狼群镇住了。

灰满策动黄鼬蹿高扑上石旮晃，凶猛地朝老豹子颈侧咬去，让它尝到了能随意组合并进行上下立体扑咬的双体狼的厉害。它两只眼眶血肉模糊，颤巍巍站起来，冲着坡下的狼群吼了一声，做了个向下扑蹿的姿势。它也确实从石旮晃下来了，却不是蹿，而是跌。跌下后，豹身侧卧在地，四肢不断抽搐，再也站不起来了。

灰满重新成为狼酋，可怜肉陀，只当了一年不到的代理狼酋。

在一次又一次的狩猎实践中，黄鼬磨炼得越来越机智灵活，与它配合得天衣无缝。没有谁再把它灰满看做是残狼，都把它视为无与伦比的双体狼酋，连它自己也渐渐忘了身上的残疾。它有一种自己都快深信不疑的强烈感觉，它生来就是匹双体狼！它相信自己永远是匹顶天立地的双体狼。

传奇“皇后”蓓卡

张晶晶

一阵风掠过，辽阔的东非草原顷刻间草波滚动，接着，又是死一般的沉寂。

十几只母狮正趴在草丛中，脖子伸得长长的，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这不是一次狩猎，却比任何一次狩猎都要重要，这是一场关

乎狮群未来命运的角逐。离它们五十米远的地方，狮王辛迪和一名年轻的挑战者相互对峙着，随时准备发出致命的一击。

母狮蓓卡不由屏住了呼吸。如果辛迪在这场战斗中败北，这就意味着它将失去不足三个月大的幼子桑桑。这是它第一次当母亲，它还没有充分享受作为一个母亲的快乐呢。

三米、两米、一米……对方瞅准机会陡然加速，向辛迪猛扑过来，两个庞大的躯体迅速纠缠在一起，翻滚、撕咬，鲜血从它们身上流下，染红了一大片草地。十几回合后，辛迪连连败退，它耷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撤离了战斗。

蓓卡愣住了，这样的结果几乎击垮了它。它久久地望着辛迪的背影，头脑里一片空白。

幼狮们一只接着一只在胜利者的口中挣扎，发出微弱的呼救声。没有一个母亲上去，它们很快将成为新狮王的宠妃，孕育更强的后代。

当桑桑的喊声传来时，蓓卡的心被猛地扎了一下。它“呼”地站了起来，就在狮王的利爪逼近桑桑的一刹那，如箭一般弹射出去，挡在桑桑面前，龇牙低嚎，愤怒的眼里闪烁着骇人的光芒。狮王刹住了脚，它从来没见过这样不肯屈服的母狮。它犹豫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血色的残阳将蓓卡的背影拉得长长的，在它身后，不时传来狮王交媾时发出的低吼声。

离开狮群的蓓卡越来越感到为不从心。桑桑还太小，无法配合它一起狩猎，而蓓卡也不敢离开过久，害怕它会遭受其他雄狮的袭击。它已经三天没有进食，如果再不抓到猎物，原本充足的奶水也即将枯竭，这是它最不能容忍的。绝不能失去桑桑，它可是辛迪唯一幸存下来的血脉啊。

夜色降临的时候，蓓卡惊喜地发现了一群牛羚。这些有着强劲腿力和粗壮犄角的动物，即便狮群在也不敢贸然拦截它们，蓓卡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它小心翼翼地埋伏在灌木丛里，当那只牛羚低头吃草的瞬间，蓓卡突然像闪电般蹿出，锋利的爪刺进了牛羚的后背。牛羚受到惊吓，后蹄一撂，蓓卡被踢出两米开外。眼看到手的猎物即将落空，蓓卡急了，冒着被踩踏的危险，冲到前面凌空一跃，直接咬住了牛羚的颈动脉。

蓓卡死死地咬住猎物，不停地喘着粗气，这是它第一次在没有狮群配合下的狩猎，它简直累极了，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要知道，草原上的掠夺者比力量强大的猎物更难对付。

果不其然，前面亮起几束雪亮的光，光亮越聚越多，渐渐兜围上来。蓓卡的心沉了下去，它知道鲜血的味道引来了草原上最凶残的强盗——鬣狗。面对成群结队的鬣狗，放弃，通常是最明智的选择。可是，蓓卡不甘心，它弓起背，决定孤注一掷。

两只鬣狗率先冲上来咬住牛羚的一条腿，其余的紧跟着一拥而上，疯狂地在各处撕扯起来。蓓卡吼叫着迎上前，一只鬣狗被拖开，但它们的利齿也毫不客气地嵌进了它的皮肉。受伤的鬣狗号叫着退出战斗，又有新的拥上来。蓓卡的后腿撕裂了，力量在疼痛中一点点消失。伤口继续扩大，血越流越多，蓓卡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四腿一软，倒在了血泊里。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狮吼，公狮的吼声在鬣狗群里引起了骚动。闻声赶来的辛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敌阵，准确地按住了狂妄叫嚣着的鬣狗女王。只听“咔嚓”一声，女王的喉咙被咬断，身体在半空中划过一道血色的弧线，重重地摔落下来。鬣狗们顿时慌了阵脚，七手八脚地抢走女王的尸体，四下逃散。

草原终于又恢复了平静。辛迪低声呜咽着，慢慢走向蓓卡。它

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单薄的身体里居然会有如此顽强的力量。它伏下身，轻轻舔舐着它，眼睛湿润了。

春天的时候，辛迪重振雄风，再一次征服了新的狮群。这个拥有二十多只母狮的群体比以前更加庞大。在辛迪身边，总有一头母狮伴随左右，它拥有令所有母狮羡慕的与辛迪同时进餐的优先权。它，就是顽强不屈的狮群皇后——蓓卡。

破碎的狼王梦

小 深

全世界的狼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性：在严寒的冬天集合成群，平时则单身独处。眼下正是桃红柳绿的春天，在中国西南部的日曲卡雪山的狼群，正化整为零，散落在雪山脚下浩瀚的朶玛儿草原上。

在草原东北端的一个臭水塘边，有块扇形岩石，岩石背后从中午起就卧着一匹名叫紫岚的母狼。她快要分娩了，正沉浸在一种即将做母亲的幸福和神秘感中，她渴望能在这儿捕猎到前来饮水的小动物。

自从她怀孕以后，身子一天天变得沉重，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追捕猎物了。饥肠辘辘的紫岚想念她死去的伴侣大公狼黑桑，要是她还活着该有多好。黑桑很体贴，在她分娩的时刻，一定会忠实地守护着她。唉，可惜啊！紫岚悲哀地叹息一声。

草原 狮王生死恋

CACI YUAN-ES-HUAFAJISHENGSILIAN

天渐渐黑了，紫岚仍是一无所获，她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栖身的石洞去。

躺在洞里，她无法入睡，强烈的饥饿感折磨着她。要是仅仅为了自己，她还能忍受。但腹中的小狼崽也饿得一阵阵躁动，紫岚心疼极了。

她用前爪摸摸自己的乳房，干瘪瘪的，这样下去她怎么能哺育好自己的宝贝呢？她还要继承大公狼黑桑的遗志，把小狼崽培养成地位显赫的狼王。黑桑为了当狼王，苦心磨炼了两年，可惜他死于非命，他死不瞑目啊！

紫岚已经决定，无论今后道路多么坎坷，也一定要实现黑桑的狼王梦。

小狼崽在腹中剧烈地躁动，紫岚感觉到离分娩不远了。她多么渴望能逮到一头马鹿，痛饮一顿它的血，让干瘪的乳房丰满起来，让自己有足够的体力把小宝贝平安地生下来啊。突然，她的脑子一亮，她决定铤而走险，去郎帕察的养鹿场拖一头马鹿来充饥。

拖一头马鹿谈何容易！养鹿场有持枪的猎手严密看守，还有一条和狼差不多凶猛的大白狗防卫，一般狼是不敢轻易前往的。可是，一种强烈的母爱，一种要培育新狼王的理想，一种无法抑制的饥饿感激励着它去冒险。

凭着她的智慧，紫岚冒险成功了。她叼到一头鹿仔向石洞奔跑，跑了一阵，她累得气喘吁吁，鹿仔也剩下最后一口气。紫岚决定就地喝干鹿血，她停下来，麻利地咬断鹿仔的喉管。顿时一股滚烫的血液使它感到无比惬意，干瘪的乳房似乎立刻丰满起来，她拼命地吸吮着。

突然，前方黑黝黝的草丛里蹿出一条大白狗。紫岚一惊，她没想到养鹿场的大白狗会嗅着气味一路跟踪而来，远处还传来猎人的

吆喊声。

紫岚赶紧重新叼起鹿仔，扭头奔逃，大白狗紧随其后。

紫岚撒开四蹄一路狂奔，快到石洞时，她忽然一转身，拐进了古河道。

紫岚不想让大白狗发现自己将要分娩的石洞，她跑啊跑啊，最后累得筋疲力尽。终于，她停下来，准备和讨厌的大白狗拼杀。他们互相撕咬了一个回合后，大白狗显然不是紫岚的对手，但紫岚毕竟快要临产了，行动很不方便，大白狗似乎要以死相拼了，他汪汪狂叫，期待着主人来增援。

紫岚不顾一切地扑向大白狗，尖尖的狼嘴使劲儿朝大白狗的喉管伸去，大白狗绝望地反抗着，他两条后腿在紫岚腹部猛蹬一下，恰恰蹬在紫岚高高隆起的肚子上。紫岚像被高压电流击中似的一阵剧痛，浑身痉挛，惨嚎一声从大白狗身上翻落下来，在地上打滚。

大白狗懵懵懂懂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还以为狡猾的狼又在耍什么诡计呢。他不敢贸然上前，只是后退几步，盯着紫岚。

紫岚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她忍住剧疼蹲在沙砾上，竭力撑直前肢，挺起胸脯，狼眼大睁。她的小狼崽不早不晚，恰在此时出生了！紫岚忍住剧疼，把小狼崽藏在腹下，装出凶狠的样子，朝紧张的大白狗威风凛凛地大嚎一声——“嗷”，吓得大白狗夹着尾巴逃走了。

紫岚刚生完五只小狼崽，古河道上狂风骤起，电闪雷鸣。小狼崽还没有能力抵抗这暴风雨，紫岚必须把他们叼回洞去，可她一次只能叼走一只。

她顾不得其余狼崽的惊慌尖叫，叼起一只没命地向石洞跑；她来不及喘气，又接着跑回来叼第二只；当她叼第三只狼崽时，山雨